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侦察员，你在爱的旷野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侦察员，你在爱的旷野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101524

10位ISBN编号：7208101523

出版时间：2011-9-20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生铁

页数：33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侦察员，你在爱的旷野>>

内容概要

《侦察员，你在爱的旷野》是部短篇小说集，作者生铁擅长使用一些人们已遗忘或忽视的元素构筑小说，如对于出租车、灵车等场景的观察，写出了异常中的日常，日常中的异常。
但细节方面的处理很使人信服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侦察员，你在爱的旷野>>

作者简介

生铁，本名汪铁，祖籍江苏吴县，1976年生于北京。
自青少年时代起从事写作训练，学生时代曾获奖。
现任某电脑刊物记者部主任兼首席记者。
著有电子小说集《再见了，海河》。
小说《家电世界》获第七届黑蓝小说季度奖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侦察员，你在爱的旷野>>

书籍目录

小白狗粮油店，你也在夜里卖冷咖啡？
灵车有关爱情的若干片段我和关平在沙滩上一辈子都吃不完的菜……在出租车上Z的怀念怪异故事二则螺旋形病菌（苦闷）春游UNIS 557侦察员，你在爱的旷野新港在夜幕下

章节摘录

粮油店，你也在夜里卖冷咖啡？
--请不要相信在接吻时从不闭眼的伴侣。
我刚回城的那个夜里，就接到了托托的电话，电话里杂音很大，我不大听得清他在说什么，他似乎是想告诉我：因为是晚上回来的，所以我还不知道城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，他的电话是一直打到学校办公室里的。
那时我刚刚放下行李，就听到办公桌上电话铃声响起。
他讲话语调时快时滞，鼻音很重，还有些口吃，听起来好象很紧张。
“回头再和你说吧。
”他最后说，并一直重复这句话：“好在你总算回来了。
”听上去托托这些年来的性格一直都没变，在接电话时我这样想着。
挂断电话，我没有开灯，借着窗外的光线把行李略整理了一下，将皮包锁进自己的柜子，然后我重新关好办公室的门，顺着狭长的走廊向教学楼的门口走去。
整栋楼都很安静，黑暗中弥漫着学校里特有的纸张、油墨和漂白粉的气味。
这一夜没有上晚自习的学生……虽然有好多年没有回来过了，但有多少次在梦里，我反复游荡在这栋建筑的每一层。
在大楼的门厅里，那面有整整一扇墙那么巨大的穿衣镜依然完好，年轻时我们都曾不厌其烦地在门厅里反复地出出进进，反复地望着镜子里那个或好看、或不好看的孩子走过来走过去。
校园也没有变样--从教学楼里走出来，我又看到了教学楼和实验楼之间的那个不大的花园，在那里某个人曾经对我露出微笑的表情，如今她竟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她和其他人一样在另外的地方欢笑、流泪或者眺望着，而你只是再也找不到他们了--即使你曾经与他们如此亲密无间。
当然，我知道这不是真实的。
在这校园的夜幕下，到处浮动着一种不稳定的快乐气氛。
从教学楼后面的大操场上飞快地跑过一些我不认识的学生。
借着月光，可以看出他们有的人脑袋大，有的人脑袋小。
那些脑袋比较大的是高年级的学生，脑袋比较小的是低年级的。
那些顶着个比肩膀还宽的滑稽大脑袋的高年级的学生，生理年龄很大了还滞留在学校，就为了在无数个这样的黑夜里相互追逐着穿越校园，体验记忆里的快乐，一遍又一遍地感到亲切。
在这温润的夜色里，空气中弥漫着初夏的气息。
那种经过一天的日晒后似闷似凉的气息，其中混杂着草和泥土的淡淡香味，似乎一下子缓解了我这几年来身心的劳顿，在寥落的虫鸣声之间，我听见不知从哪个窗口传出的隐约的手风琴旋律……本想从花园中的长廊里穿过，但却看到里面隐约有一两对身影坐在那里窃窃私语。
我避开这些不希望被打扰的年轻人，沿着教学楼边的小路，向校门口走去。
小路两边的油杉投下巨大的黑色阴影。
我抬起头，看到遍布天际的点点星辰。
时间竟如此坚韧地洗却了这里曾经留给我的种种不快，而只剩下温存。
我站在校门外的丁字路口。
夜幕下的城市，展现出一片沉寂的景象。
附近的街巷中几乎没有行人。
远处不知是什么建筑上的霓虹灯牌，在一阵阵晚风里间歇地闪烁着，街角高台阶上的那些卖小吃的铺子，门口都挂着彩色的灯帘，这一切看起来都显现不出战时的迹象。
夜空里回响起远处火车汽笛的声音，这使我回忆起儿时游乐场里机器怪兽的吼叫……我突然觉得口渴极了，我想在回家之前喝上一杯。
我昼夜兼程赶回城里，一路上滴水未进。
校门外的这条巷子里，沿途还有几家店铺亮着灯。

我却不知道它们的主人是否还是我曾熟悉的故人。
“有冷咖啡么？
”我站在一家临街店铺的玻璃橱窗外，敲了敲窗玻璃。
小铺里面坐着的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他冲我摆了摆手，然后回过头继续盯着柜台边的那台小电视。
“罐装的也可以，随便什么牌子的……”我又说。
“我们这里没有咖啡。
”他一张口就能听出不是本地口音。
而另几处亮着灯的地方，已经不再是卖食品的店铺，而一律改作发廊，一些女子裸着腿，呆呆地坐在低矮的房间里。
挨着这些发廊，另有一家店也还没打烊，从外面看起来像个面馆，门脸漆成了红色的。
走近一看，竟是一家国营的粮油副食商店。
我推门进去，迎面就是一大摞白色米面口袋，店门内还立着一个带滚轮的地秤和几个装食用油的大油桶。
灰色水泥地面上，到处散落着白色的面粉粉末，在房间尽头还有两个极简陋的玻璃柜台，里面摆着几种糖果和小食品。
这家粮油店这么晚了还没有关门。
店里光线明亮，吊在半空里的灯泡没有装灯罩，刺眼的黄色光线向四处射着。
房间里满是米面和植物油的味道。
几个男店员七嘴八舌的喧哗声从后面库房里传出来，两位女店员呆在柜台里面。
我走到柜台边，其中一个留卷发、戴近视眼镜的中年妇女问我要买什么。
“有什么能喝的东西？
”我问她。
胖女人说：“有酸奶、汽水、茶水，喝什么？
”“有冷咖啡嘛？
”那女人走到柜台的另一边的角落里，从那里拿出了一瓶饮料--这不是我常喝的那一种，我喝的那种咖啡是听装的，“五块五。
”她把瓶子摆在柜台上。
我点出一些零钱扔在柜台上，然后拿起瓶子喝了一口。
这种咖啡居然是碳酸饮料。
我看了看瓶子上的商标，上面的字迹印得粗糙又模糊，“丰堡牌o咖啡汽水o永生食品饮料厂生产o生产日期……”这是我不认识的牌子，很难喝，但我也确实口渴了。
“日本人撤了。
”另一个年轻些的女店员说，她正在看摊开在柜台上的报纸。
“说了快两个月了吧？
这回可能是真的，”妇女说，“那以后谁来接管？
”“爱谁是谁吧。
”“今年的统一考试的通知还没有下来，我们家孩子去年就耽误了。
”妇女叹了口气，“现在可好，什么事都没人管了。
”“听说外地已经恢复考试了。
你们家老赵不是跑过长途嘛，让他想想办法。
”妇女哼哼一笑，“今年再等不来通知，我就准备让我儿子去上班了。
”“金大姐他们家孩子好象去年就找活干了。
”两个人一人一句地说着，都是女人间的闲聊，我渐渐听不到她们谈话的内容了。
我扭过头去望望窗外，可外边一片漆黑。
随着尖利的口哨声，一个有些粗鲁的肥胖青年从粮店后面屋里走出来，他穿着脏背心，结实的脖颈上油亮亮的，满是汗水。
他哼唱着走调的歌曲，他的到来打断了两个女人的谈话。

他管那中年妇女叫大姐，他说他刚把下午的两车货搬完了，还有一车的富强粉又要拖到明天才能运过来，这下害得他明天也不得休息。
他口齿不清地骂了几句脏话，又冲妇女大声说，“大姐还不下班？
”　　“还有半个小时呢。
”　　“姐夫睡不着觉，等急了又该打电话过来了。
”　　“去你一边呆着去。
”　　又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，几个人就笑闹起来。
　　“你们天天都要开到这么晚？
”我问那个年轻女店员。
　　“不是上面有规定嘛，要求商店一律要开到这个时间。
”　　“谁这么晚还来买东西？
”　　“那谁知道呢，就是这么规定的，许是怕我们白天太有精神了吧……”　　我突然感到很压抑，又联想到城里不断被轰炸的消息，就问：“西便门那一带最近情况还好么？
”　　女店员摇摇头，她说她每晚下班都从象来街路过。
西便门小区里那几座塔楼都还在，但里面具体怎么样了，她也并不清楚。
她只是说，有时候晚上小区里还有供电。
　　听了她的话，我心里竟一沉。
　　“你要去那里？
听说小区晚上闹鬼，很危险的。
”她说。
　　“我妈妈住在那里。
”我的声音几乎只有我自己能听见。
　　由于渴得厉害，我很快就把咖啡喝光了。
我把空瓶子放在柜台上。
　　“还喝点什么？
”年轻女人问，“尝尝我们自制的咖啡吧？
”她不等我说话，就径自到柜台后面的屋子里，很快就拿了一个塑料杯子出来，“你尝尝，”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有点沙哑，她把杯子放在玻璃柜台上，向我这边推了推，“什锦橄榄咖啡，我们店里自己做的。
”　　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。
这饮料带着点温热，口感很怪，咖啡的味道被冲得很淡，而当你把它咽下去后，却另有几种特殊的香味凸现出来，口感也更为绵长。
我嚼到了咖啡里泡着的碎果脯丁。
我很不喜欢橄榄。
　　在我喝咖啡的时候，两个女人都盯着我看。
此时那个年轻的胖小子已和另几个男店员到门外去抽烟了。
　　“您是哪里人？
”中年妇女问。
　　“我就是本地人。
”当她们知道我是刚刚从城外回来时，立刻好奇地向我询问外面的情况。
她们问我，城外百十公里的范围内，是否还有村庄存在。
其实我对附近的情况并不了解。
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过了。
　　“怪不得呢。
这么热的天，我看您穿着长风衣进门来，就觉得不对头，可是您讲话又是本地口音……”中年妇女对我说。
　　那饮料使我产生了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。

“您这么晚还不回家？”中年妇女又问。
“我刚从学校出来，”我伸手朝窗外比划了一下。
“您是这儿的老师？”
我摇摇头，不，我不是。
可既然我不是，那我为什么要把行李放在学校？
我又喝了一口咖啡，头脑中一片空白。
我什么也没说，但我穿着大衣开始感到热了。
那妇女似乎有点失望，“我还以为您是老师呢……”
“我只是跑一点学校的业务。”
“您认识这个学校的老师嘛？”
“过去认识几一些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。”我说的是实话。
“我儿子就该上高中了。”
“他在这学校上学嘛？”
中年妇女摇摇头，“他要能在这里上学就好了。”她说完这话又望了望我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。
很多时候，人无法控制自己。
实际上，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今晚回到这里，回到家。
我这次回来，是为了看看我的母亲，看看她是否还活着……
她病了。
从一开始打仗，她就卧床不起。
在我离开城市之前，曾为她雇过一个保姆。
后来局势突变，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家里只剩下我母亲和那保姆两个人。
后来我听别人说那个保姆拿了些我家里的东西跑掉了。
这几年来，应该一直没人来探望过我妈妈。
我妈她到底怎么样了？
她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？
邻居们是不是还在照顾她？
或者他们根本就逃光了？
我一想到那栋曾经断了供电的楼房，在被黑暗笼罩了几个月后，突然又灯火通明的样子，在那样的深夜里，日光灯管将在我妈妈躺着的那个房间里不断闪烁。
而她就那么直挺挺躺在那儿……盖着厚厚的被子……不能动弹。
刺目的灯光在她头顶上方闪烁，她是闭着眼睛的嘛？
她还是一直睁着眼睛？
睁着那双蒙着厚厚白翳的眼睛，在灯光开始闪烁后慢慢地睁大？
我感到不寒而栗……
这么多年来，从我刚一出城时起，就一直想每月都能回来看看她，为了这个念头我经常整夜整夜地辗转反侧无法入睡。
她是我唯一的心灵寄托。
可是我却这么久都没能回来看过她一次。
每次当我忘了她还在的时候，我就感到那么轻松快乐，而每次当我重又想起她还活着，还躺在那里，她的心就藏在那一层厚厚的白翳后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压抑好压抑……妈妈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那张鲜活圆润的面孔，在我的想象里渐渐像干瘪的废纸一样皱成一团……越拖得久，我就越是不敢回来，就更不敢回来！
我怕她那双眼睛，虽然她已经不会说话也再不会从床上坐起来了，可她的眼睛还没有瞎，她还会看着我。
我真受不了。
我真受不了！

有人会管她嘛？
还是根本没有人发现过她？
没有人替她打电话叫救护车或者报警么？
她吃什么？
她有吃的东西嘛？
哦，我又突然想到，也许保姆跑的时候是在白天，那么家里的灯一定都是关掉的，那么到了晚上，即使有电，妈妈房间里的灯光也不会一闪一闪的了……这想法竟成了我目前唯一的一点自我安慰。
我喝干了咖啡。
粮店里的灯已关掉两盏，马上就要打烊了。
中年妇女撩起门帘去里屋换衣服了。
“您不是从国外回来的老板吧？
”等边上没有别人时，那年轻女人突然离我很近地问道。
那一瞬间，我对她动了一丝念头。
我好久没和女性接触过了。
她面颊瘦削，眼睛很大，但依然是一副工人的模样。
我摇摇头。
在我离开粮油店的时候，那穿着背心的胖伙计正从门外进来。
他立在灯光下看着我。
他全身都好象沾满了面粉。
他挠着他的圆脑袋，他的后脑勺还没有他的脖子宽。
白天他一定出了不少汗。
但是仿佛白天的汗水也只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里更加慵懒惬意些。
他把原先搭在肩上的毛巾捏在两手间反复抹着。
他靠在大油桶边的那摞面粉袋子旁，灯泡就在他头顶的天花板上发出橙黄色的光。
他有一张年轻、肥胖而又为生活所累的世故的面孔。
后来我走出店去，把有玻璃窗的店门顺手带上。
我好象是穿着风衣。
我总是记得我是穿着风衣的，也许是因为它能使我在夜晚或者暮霭中，让陌生人看起来显得不那么局促可怜。
天上群星闪烁，有的星星光晕看起来比月亮还大，但下斜街的街巷里依然漆黑一片，不到明天它是不会变亮的。
几根歪斜的电线杆立在胡同的沿途。
我已经整整5年没回过家了……唉，妈妈。
妈妈，还有你知道的我的那些同学们，你们在这个地方，生活得还好么？
唉，人们啊……　　那半空里到处都弥漫着的夏夜的味道，它是多么催人迷离。
……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“功夫老到，喜欢多声部，有弦乐也有鼓点，自娱自乐的酣畅，虽然有时会显得文体放纵，但这缘于对小说本身的一种野心。”　　——赵松

编辑推荐

《侦察员，你在爱的旷野》特点：1.黑蓝文丛第二辑，黑蓝文学迷翘首以盼；2.融文学与艺术为一体，用文学的眼光看待琐碎而无稽的生活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